

生活故事

聚会于逛中

■狄火勤 文

大凡聚会,多数是饭店内的座谈。其实聚会可以与旅游结合在一起,而旅游不一定要去远方,就在同学家附近逛逛,这可是我们的创意,感觉好极了!

何同学是我们控江高中的班长,在金山石化工作,居住了30多年。他在同学聚会上提出到他家附近逛逛,看金山嘴渔村,看大海沙滩,大家一致叫好。

定一个星期日,我们一行十人在地铁锦江乐园站集合,乘专线车到金山石化,何同学接我们换公交,到了金山嘴渔村。这可是上海最早的一个渔村,也是上海最后的一个渔村,岁月正将它们渐渐收藏起来。辽阔的江面雾蒙蒙的,远处的金山三岛隐约可见。风起潮涌,只见堤岸处激起千堆浪花,涛声不绝于耳。

这儿与大海仅一步之遥。有名的

海鲜一条街上,摆满了刚从渔船上卸下来的海鱼以及各种鱼干、虾干,风里满是鱼腥味和鱼香味。渔码头在防波堤的顶端,如一柄长剑直指大海深处。拖拉机、电瓶车在码头堤坝上来往不绝,一片繁忙景象。江面上的风真大啊,女同学笑着提醒:“瘦的同学别被吹下水啊!”我们几个瘦老头正有点“弱不禁风”之感呢。

背靠大海和渔轮,在江风的亲密接触中,我们摄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留影。在上下堤坝的时候,男女同学互相搀扶,同学间的友谊在暮年愈加浓郁,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。

接着逛了金山嘴渔村的老街,每

一栋老房子、每一条老弄堂,有多少被时光轻轻掩盖着的故事啊!我们拐进了一家叫“半朵悠莲”的茶馆,临河而建,木榭伞亭,老竹新卉,在其中品香茗、吃点心,自有一番悠闲之乐。有同学说:“不叫一朵叫半朵,茶馆老板很会起名字呀。”是啊,这莲花半开半合之际,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恰恰是最美一刻,这“半”字融进了江南杏花春雨。

我们进了另一家餐馆午餐,点了一桌原汁原味的金山本地菜,不喝任何酒,只以玉米汁当饮料,一起为同学友谊、为健康快乐干杯。岁月沧桑,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,也会说到那几位离我们而去的同学,不由地一声叹息。

我们这些七旬老人还能相聚一堂,赶二三小时车途来到金山逛逛,值得骄傲。

出餐馆时天下起了雨,强劲的风让雨势显得很猛,折叠伞几乎不管用。尽管衣裤湿了,鞋袜进水了,大家还是坚持去了海边的“城市沙滩”。它是沿着海岸线建设的最具海派风格的城市海岸景观。海水湛蓝湛蓝的,不像渔村那儿的江水是黄的。人工建造的沙滩方正有序,设施齐全,据说曾经举办过“世界沙滩排球锦标赛”和“风暴音乐季”。

顶着风雨,我们踏上了回程。第二天赶紧相互一打听,竟没有一个感冒的,金山的江海真是眷顾我们。

诗抒胸臆

初 心

■狄火勤

初心一点如清莲
它是心灵蓓蕾的初吐
是情感闸门的始启
如小溪出山的第一朵浪花
如雏鹰向天的第一回冲刺
没有一丝世故圆滑
没有一刻利益盘算

一颗最纯最真的初心
由人生第一缕晨曦滋润
孕育着铁锤镰刀的信仰
就有了朱德的扁担
有了杨开慧就义的笑容
有了铁索桥勇士的冲锋
有了杨靖宇胃里的寸寸草根

信仰,是燎原的星火
召唤起人民的万千火把
就有淮海战场的小车长龙
就有乳汁救护战士的大嫂
最后一袋米去交军粮
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

历史不会等待任何人
让我们一起去赶考啊
最美的初心,永远在路上

意犹未尽

蒹葭青青水鸟鸣

■刘新宁 文

诗经是美的,美得令人心醉,诗经里的植物和动物更美,美到令人无法忘怀,虽历三千年之久仍鲜活如初,悦耳亮目。

阳春四月,在姑苏旧地,我看到一大片青葱秀美的植物挺拔在水中,一问,竟是蒹葭。啊!这令我惊讶又不敢相信,这状如芦苇又似水葱的植物就是被前人写进诗经,并大扬其名的蒹葭吗?

伫足细看,它颀长秀挺,婀娜有度,静立水中,似有所待。放眼望去,并不见三千年前诗中的那个伊人。我自然是希望她出现的,但我知道这是妄想,她不会来,因为她早已在三千年前,在被写入诗经的一刹那,羽化成一个美丽的女神,蜃伏在苍苍的水草中,幽幽的碧波下了。

但我与她并不遥远,因为她的身影、气息,还弥漫在这些水草间,让人感受到诗的魅力、景的魅力、世界的魅力、历史与文化的魅力。一部诗经浓缩了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呀。

一两声鸟鸣打断了我的遐思,也刺破了这幽静,是谁鸠吗?被询问的人不知道雉鸠为何物,摇头说不知道。我并不失望,因为他并没有否定,但我在心中却深望它是,哪

怕是同类也好。

两只鸟儿从不远处的草丛飞起,一前一后、一高一低地冲向远方,我目送它们到遥远,猜想它们是去做什么?并企盼它们或许能快点飞回。精卫死后是化作了报仇的水鸟,衔微木以填海,这两只水鸟是不是前人所化呢?它们就守望着这一片蒹葭,传递着发自春秋的余音,编辑着历史的画面,引人做无边的遐思。

唐代散文家独孤及在《送孟评事赴上都序》中说,“王睢飞鸣,草木畅茂,是吾子弹冠之时也”,以此鼓励孟评事。如今我听到了鸟鸣,看到了它们的高飞,眼前正是草木茂畅,春意浓浓,岁月静好,年华无伤。在这明媚净朗的天地间,万物尽畅生机,宇宙一片和谐。我感到了世界的大美,自然的协调,生活的意蕴,文化的臻至。而感受这一切的心已生出双翼,从诗经的竹简中盘旋开来,沿时光回溯,游弋在眼前这片水草丰美之地,看蒹葭青青,水鸟和鸣。这一草一禽,竟是这一切美好的主角和导演。我有些惊异了,又不得不承认是它们把这一切有机地统一了起来。

微风习习,我嗅到了蒹葭的清香,这是春的气息,也是美的气息。

人生智慧

美丽的景致需要守护

■池媛文

一日,匆匆赶赴中,那么不经意地一瞥,见高大茂密的树丛后影影绰绰有处小花园。或许是好奇心的驱使,又或许是被朦胧的美丽所吸引,我停下了脚步,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。

确实,这是一处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小花园。狭窄的步行小道弯弯曲曲一直向前。小道的左边种植着各种颜色的花朵,姹紫嫣红。蝴蝶、蜜蜂飞舞其间,它们似乎已经不知道哪一朵才是自己的所恋。小道的右边,是一片宽阔的大草坪,绿油油的,干净悦目。四周沿路的树木就像花园的守护者,将它恰到好处地环抱着。阳光洒下时,落一地婆娑树影。如此幽雅、生机盎然的景致,引来了不少休闲娱乐之人。有的端着相机左右比划;有的不住地啧啧称赞;有的驻足凝望静静观赏,沉醉在美景之中。

突然,一个响起的声音打破了此时此刻的气氛。众人纷纷转头望去,只见一口唾液正掉落在地上。吐痰之人,是一个身材肥胖、剃着光头、脖子上还戴着条粗粗的黄金项链的男人。他似乎并没注意到别人的目光,

工组名声不太好听。再说我在农场每月工资已是51元,当时算是高工资,如果“顶替”到加工组工资要减到36元。犹豫之中,早已回城的女朋友——也就是那位“博士”发话了:你不上来,难道叫我等你一辈子?

我不再犹豫,开始办理有关手续。1983年1月下旬,我父亲乘长途汽车赶到农场,亲自把“顶替”通知书送到我手中。27日一早,拖拉机手把我和另一位“顶替”的农友送到场部汽车运输队,再由汽车运输队把我们顺路带到市区,这是生活连长事先落实好的。

那天,阴云密布,寒风凛冽。汽车载着我和我的行李渐渐离开农场,我工作生活了整整10年1个月零三天的农场,我的双眼渐渐模糊。10年的农场生活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毅力,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再大的挫折和困难都不在话下,而且也教会我做人的道理,那就是心存敬畏、三省吾身,脚踏实地、少唱高调。

“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;我轻轻的招手,作别西天的云彩”。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诗句在我耳畔轻轻响起。不过,在我心头刻下的却是这样的诗句:我在寒风中离开,正如我在寒风中来;我挥一挥衣袖,带走一片农友的爱。(完)

彼处此时

农场生活杂记

■叶基敏 文

(十六)回城风起 人心浮动

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,一股“回城”风在农场越刮越猛,先是父母落实政策,子女可以回城,然后父母退休或病退,子女“顶替”回城。到了1979年年初春节一过,“顶替”回城进入高潮,每天有农友扛着行李、兴高采烈离开连队,有时好几个同时离开。

目睹此景此情,一时不能“顶替”回城的农友黯然神伤,心神不定。人心开始浮动。一年下来,几乎三分之一的农友离开了连队,连队一下子空荡了许多,冷清了许多,以往到食堂排队买饭的那股喧闹场景再也不见了。但是,田还是要种的,棉花还是要摘的,于是,连队从浙江绍兴、江苏启东等地请来民工,插秧、除草、摘棉花。而没有“顶替”希望的农友也作为“民工”被输送出去,通过农友之间的关系作为劳务输出,到市区一些企事业单位务工。

到了1980年3月,农场的劳动力大为减少,于是开始撤并连队。颇有意思的是,1974年我所在的连队抽调一批农友组建的34连,7年后被撤,一批农友被安排到28连。

到来的第一个晚上,我去看望这批28连“新兵”。当走近一间女寝室门口时,传来伤心的哭声。这哭声,使我的心阵阵抽紧。这批新来的34连农友,面对迅猛的回城风,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农友纷纷“顶替”回城,而自己不但不能回城,反而还要离开熟悉的连队来到一个陌生的“家”,是否有一种双重打击的痛苦和寄人篱下的委屈?

还好,这批农友很快融入到28连大家庭,有几朵“金花”还被28连男同胞看中并最终摘入手中。

(十七)别离农场 带走友爱

1982年年底我母亲50岁退休,按照政策我可以“顶替”回城。但我犹豫了一段时间,原因是我母亲在里弄生产加工组工作,“顶替”到里弄加